

編號：109

勸學（節錄）

荀子

君子曰¹：學不可以已²。青，取之於藍³，而青於藍⁴；冰，水為之，而寒於水。木直中繩⁵，輮⁶以為輪，其曲中規⁷；雖有槁暴⁸、不復挺⁹者，輮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繩¹⁰則直，金就礪¹¹則利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¹²乎己，則知¹³明而行¹⁴無過矣。

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¹⁵之所學也；吾嘗跂¹⁶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。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¹⁷也，而聞者彰¹⁸。假輿馬者¹⁹，非利足²⁰也，而致²¹千里；假舟楫²²者，非能水²³也，而絕江河²⁴。君子生非異²⁵也，善假於物²⁶也。

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²⁷，蛟龍²⁸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²⁹，聖心備³⁰焉。故不積跬步³¹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騏驥³²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³³，功在不舍³⁴。鍤³⁵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鍤而不舍，金石可鏤³⁶。螻蟻³⁷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³⁸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蟹六跪而二螯³⁹，非蛇蟻⁴⁰之穴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⁴¹也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甲、荀子生平

1. 名字

荀子生平事蹟，記載簡略，且每有舛誤。司馬遷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及劉向《孫卿新書敘錄》為最早資料。《史記》云：「荀卿，趙人。」是荀子名卿。「荀」有作「郇」，以其為周文王十七子郇伯之遺裔。劉向曰：「孫卿，名況。」則荀子名況。未知孰是，遂有「荀子，

名況，字卿」折中之說；亦有以「卿」為尊稱。數說並存。漢人或稱「孫卿」，則以宣帝諱詢，避嫌名也，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主之；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則以為出於「語音之轉」；胡元儀《郇卿別傳》謂郇伯，為公孫之後，或以孫為氏，故又稱孫卿。均無定論，姑並存焉。

2. 生卒

荀子生卒年歲，《史記》無載，而有「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」及「春申君死而荀卿廢」之句。劉向《序錄》亦謂，「孫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，後仕楚，春申君死而卿廢。」據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載春申君之死，上距宣王之末，凡八十七年。《史記》稱荀卿年五十始游齊，則春申君死之年，荀子年當一百三十七矣，於理不近。故晁公武《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》謂《史記》所云「年五十」，為「年十五」之譌，意其或然，亦無證據。宋濂《荀子書後》又以為「（齊）襄王時游稷下」，亦未詳所本。總之，荀子戰國時人，其生卒年月，已不可確考。

3. 行誼

《史記》曰：「年五十，始來游學於齊。」「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為老師。齊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為祭酒焉。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廢，因家蘭陵。……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，序列著數萬言而卒。因葬蘭陵。」

劉向曰：「孫卿乃適楚，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。……復為蘭陵令。春申君死而孫卿廢。……葬蘭陵。」

綜合而言，荀子本為趙人（即今河北省南部），後游學於齊（即今山東省東部）。仕齊而三為祭酒，被讒適楚（即今湖北省南部）。仕楚被讒，兩為蘭陵令。春申君死而廢。退而著述，卒葬於蘭陵（即今山東省臨沂市蒼山縣）。

乙、《荀子》考證

《荀子》一書，內容雜亂，又多錯簡，疑竇甚多。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就直指為「係後人雜湊成的」；然論者多以為是「荀子及其弟子」之作。

1. 版本

《史記》未有說明《荀子》書篇數，最早整理《荀子》書者，是西漢劉向。《荀子序錄》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，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，定著三十二篇，為十二卷，題曰《荀卿新書三十二篇》。東漢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·諸子略·儒家》載《荀卿》三十三篇。故宋人王應麟《考證》謂當作三十二篇，是也。

由三百二十三篇，芟為三十二篇，可見其蕪冗重複。其中八篇與《禮記》相同，有疑為《禮記》羈入，並非荀子之作。《成相》以下八

篇，內容與荀子無關。只有《正名》《解蔽》《富國》《天論》《性惡》《正論》《禮論》八篇為較可信者。

2. 注釋

《荀子》雖然經過劉向整理，錯亂仍多，難以卒讀。唐憲宗元和年間，楊倞慨嘆「獨《荀子》未有注解，亦復編簡爛脫，傳寫謬誤。雖好事者時亦覽之，至於文義不通，屢掩卷焉。」遂再作整理。分易舊本十二卷三十二篇，為二十卷三十二篇，更改次第編排；復為之注，更名《荀子》，即今本也。篇章始於《勸學》，終於《堯問》，就明顯有摹倣《論語》痕跡。

《荀子》卷帙，定於楊倞。至清光緒年間，王先謙採集眾說，成《荀子集解》，仍二十卷三十二篇。於清儒諸注，號為精詳，為今通行本。近世則以梁啟雄《荀子簡釋》為浹洽。

本文採用王先謙本。此外，《大戴禮記》有《勸學》篇，《韓詩外傳》亦有引用，本文注釋，用為校訂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荀子之學，向無善解。宋儒推孟，以其論性，與孟子相牴牾，棄而不講。民國以還，只尊其「正名」之說；蓋近人不喜言禮義，故對其學術大略、精神面貌，根本未能觸及，故不明其「禮義之統」。荀學之旨，就在「禮義」。

荀子主張性惡。「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。」（《性惡》）楊倞注：「偽者，為也。」即是「人為」之意。其說人性本惡，及其知道行善，是後天改造結果。即是通過教育，學習禮義法度，終而使之向善。故「善」非與生俱來，乃後天學習成果。故曰：「凡禮義者，是生於聖人之偽，非故生於人之性也。」「故聖人化性起偽，偽起而生禮義，禮義生而制法度。然則禮義法度者，是聖人之所生也。」透過後天學習禮義法度，就能將本性之惡驅除，終而為善。故荀子言性善，乃後天努力學習之成果。

所以，荀子注重禮法教育，個人修養。「禮者，法之大分，類之綱紀。」（《勸學》）禮法並非抽象存在，禮法是要由人行使出來，方為禮法。「故法不能獨立，類不能自行；得其人則存，失其人則亡。法者，治之端也；君子者，法之原也。」（《君道》）禮法要靠人而存，人格完善就顯得重要了。故《勸學》、《修身》、《性惡》、《君子》諸篇，反復強調個人修養，強調個人本質之重要。

人格修養，荀子立足於以見聞為主之「外在經驗」，與孟子由內省而把握之「內在經驗」不同。《儒效》曰：「不聞，不若聞之；聞之不若見之；見之不若知之；知之不若行；學至於行之而止矣。行之，明也。」又曰：「不聞不

見，則雖當，非仁也。其道百舉而百陷也。」故荀子之學，乃立足於以見聞為主之「外在經驗」知識之上。知識來源，就在典籍。劉向《孫卿書錄》謂「孫卿善為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」清儒汪中《荀卿子通論》，更以為荀卿「於諸經無不通」，而戰國時代「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，荀卿也。」荀子乃承傳孔門經籍之學。故荀子重學。

荀子之學，在發揮孔子「重視知識」一面。《論語》重「學」，開篇即說「學而時習之」；荀子開篇亦言「勸學」。《說文》曰：「勸，勉也。」勸學者，勉學也。荀子何以勸學？蓋讀書目的，在為聖人。聖人之方，在於讀書。《勸學》曰：「學惡乎始？惡乎終？曰：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；其義則始乎為士，終乎為聖人。」故讀書學習，吸收知識，目的在為「賢人聖哲」。至於為聖之方，以學為始；以行為終。此即《中庸》所謂「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篤行之」。就是將客觀外在知識，化為內在行為修養；然後才可以為聖為賢。荀子言「禮義之統」，其意在此也。

三、注釋

1. 君子曰：《荀子》全書三十二篇，獨本篇以「君子曰」三字領起。
2. 已：止也。停頓不前之意。
3. 青，取之於藍：青：靛青色顏料。藍：草名，亦稱蓼藍，其葉可製作顏料。《說文》曰：「藍，染青艸也。」意謂靛青色乃從藍草提取出來。
4. 青於藍：青：當作「精」或「菁」。精與菁通。蓋「青」與下文「寒」為對文。當為「精」之誤字或借字。精，粹美也。意謂靛青之色，較藍草之色為粹美也。楊倞注曰：「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。」
5. 木直中繩：中：動詞，合於。㊶[眾]，[zung3]；㊷[zhòng]。繩：墨線。木工以之取直。意謂木性本直，合於繩墨。
6. 輮：屈曲也。㊸[由]，[jau4]；㊹[róu]。輮、揉，二字古通用。鄭玄《考工記》注曰：「揉，謂以火槁之。」又《說文》作「燠」，曰：「燠，屈伸木也。」謂以火屈木使曲也。
7. 規：圓規。
8. 槁暴：槁：借為「煇」。《說文》曰：「煇，火熱也。」即今所謂烤也。暴：楊倞本作「暴」，非也。王先謙本作「暴」，是也。暴，乾也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暴，晞也。」
9. 挺：直也。
10. 受繩：經過墨繩校正。
11. 金就礪：金：指刀劍。礪：磨刀石。郭璞《山海經》注曰：「砥礪，磨石也。精曰砥，粗曰礪。」
12. 參省：檢查反省。參：驗也。㊺[攙]，[caam1]；㊻[cān]。《史記索隱》曰：「參，驗也。」省：察也。㊼[醒]，[sing2]；㊽[xǐng]。《爾雅》曰：「省，察也。」又楊倞注：「參，同三」。參省乎己，即《論語》曾子曰「日三省吾身」之意。《群書治要》引作「日三省乎己。」作

- 「三省」，亦通。
13. 知：同「智」，智慧。
 14. 行：行為。㊦[幸]，[hang6]。
 15. 須臾：片刻。
 16. 跂：舉足也。㊦[企]，[kei5]；㊦[qi]。即提起腳後跟。
 17. 疾：急也。皇侃《論語集解義疏》曰：「疾，高急也。」借指聲音嘹亮。
 18. 彰：明也。清楚之意。
 19. 假輿馬者：假：借也。憑藉、利用之意。輿：泛指車輛。
 20. 利足：行走快速之意。
 21. 致：達到。
 22. 楫：同「楫」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楫，舟櫂也。」櫂，即今「棹」字。
 23. 能水：能：古同「耐」，承受得住。《漢書·鼂錯傳》：「其性能寒。」顏師古注曰：「能讀曰耐。」水：作動詞用，游泳也。
 24. 絕江河：絕：橫渡。《廣雅》曰：「絕，渡也。」
 25. 生非異：生：同「性」。《大戴禮記·勸學》作「性」。生非異：言與眾人同也。
 26. 善假於物：物：外物也。即今所謂「客觀條件」。楊倞注曰：「喻修身在假於學。」
 27. 淵：深也。深水之處。
 28. 蛟龍：蛟龍為二物，居深水中。蛟可發洪水，龍能興雲雨。《離騷》曰：「麾蛟龍以梁津兮，詔西皇使涉予。」王逸《注》曰：「小曰蛟，大曰龍。」
 29. 神明自得：神明：常人之神智。意謂神智從容。
 30. 聖心備：聖心：聖人之心志。意謂具備聖人心志也。
 31. 跬步：跬，諸本作「踴」。二字並同。半步曰踴。一足舉一次為一踴，兩足各舉一次為一步。跬：㊦[頰]，[kwai2]；㊦[kuǐ]。
 32. 騏驥：駿馬也。
 33. 駑馬十駕：駑馬：鈍馬也。十駕：十日之程也。旦而受駕，至暮脫之，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。據楊倞注，引《荀子·修身》：「夫驥一日而千里，駑馬十駕，則亦及之矣。」與本句意同。此句下疑脫「則亦及之」一句。
 34. 舍：同「捨」，捨棄也。下同。
 35. 鏤：刻也。㊦[揭]，[kit3]；㊦[qiè]。
 36. 鏤：刻也。㊦[漏]，[lau6]；㊦[lòu]。
 37. 蟻：同「蚓」，蚯蚓也。楊倞本作「蚯蚓」。
 38. 埃土：埃：細土。即指土壤。
 39. 蟹六跪而二螯：跪：足也。螯：蟹首上如鉞者，即蟹鉗。㊦[熬]，[ngou4]；㊦[áo]。楊倞本作「六跪」，誤。其注引《說文》作「六

足」，亦誤。《說文》曰：「蠃，有二敖、八足、旁行，非蛇鮮之穴無所庇。」「六」當作「八」。《大戴禮記·勸學》亦作「蟹二螯八足」。《爾雅翼》曰：「蟹八跪而二螯，八足折而容俯，故謂之跪。兩螯倨而容仰，故謂之敖。」

40. 蛇蟺：蛇：「鮀」之誤字或借字。《說文》曰：「鮀，鮎也。」蟺：同「鱣」，今作「鱣」。鮀、鱣均在泥土中作穴以居。
41. 躁：浮躁，不專心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諸子之時，文體未分。後世讀子，各取所需。讀諸子之書，以其思想立意為宗；研諸子之文，則以辭采能文為本。是以劉勰論文，列「諸子」為一體；論者更以諸子之文，為文章大宗。所謂文章，言其麗采華辭耳。

《文心雕龍》謂「孟荀之文，理懿而辭雅」。理是思想論說，辭為修辭潤飾。懿為淵深，雅即醇粹。荀子之文，雅好華辭；好辭之因，在於好辯。荀子《非相》，言「君子必辯」。蓋「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」，「不好言，不樂言者，必非誠士也」。辯則「發之而當，成文而類」，或「文而致實，博而黨正」。文者，華辭麗彩也。故文必錘煉。「君子之言，涉然而精，俛然而類，差差然而齊。彼正其名，當其辭，以務白其志義者也。」（《正名》）又曰：「人之於文學也，猶玉之於琢磨也。」（《大略》）文辭深刻精確，義理中肯清晰，則可謂能言善辯者矣。此荀子好辭之由。

後世文士，修飾華辭，每取法於諸子。柳子厚《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》，言其學文之道，在「參之孟荀以暢其支，參之莊老以肆其端」者，即此意也。以下縷言荀子辭采：

甲、博喻

諸子之文，善於用比。能將抽象之理，具體道來，除了能深入淺出之外，更能增加語言趣味。孟子，莊子每喜以故事、寓言入文說理；荀子則以簡單比況，每能引物連類，設喻說理。就以本文為例，見其引喻之工。

1. 寓理於比，然後作結

《勸學》開篇，「君子曰：學不可以已。」既是本段論點，也是全文中心論題。荀子連用五個比喻，作形象論證。前兩比喻「青」與「冰」，其共性在質變，寓學習足以改變本性。中間以「揉以為輪」作比，明後天之改造作用。從而將學習造就人才之說，再推進一步。然後用「木受繩則直」，「金就礪則利」，兩個比喻論證，得出「博學」與「修身」，乃是改造人材關鍵之結論，收束上文，並回應首句論點；問題層層深入，富有邏輯。

2. 先比後議，反復論證

首先以「跂而望矣」比喻「終日以思」，只是空想而無行動；以「登高博見」比喻「須臾之學」，只要肯學，就能解決問題。又用「登高而招」、「順風而呼」、「輿馬」、「舟楫」為喻，言借助外物，就能見者遠，聞者彰，至千里矣。說明學習方法，要懂得善用外物，就能事半功倍。通過不同比喻，反復說明，道理縱然複雜，亦能明白曉喻。

3. 比喻對比，互相結合

「騏驥一躍，不能十步」一段，連用六個比喻，構成三組對比，而各有側重。以「騏驥」與「駑馬」對比，說明知識累積，不在於先天質素之優劣，而在於後天努力之多少。以「鏗而舍之」與「鏗而不舍」對比，說明持之以恆，方能有成。以「螾」與「蟹」對比，說明專心一志，方能將勤補拙。「積」與「壹」，是荀子之重要概念，所以對比博喻，深入淺出，以作說明。

乙、排偶

華夏文字，自然成對。《文心雕龍·麗辭》云：「造化賦形，支體必雙，神理為用，事不孤立。夫心生文辭，運裁百慮，高下相須，自然成對。」又云：「詩人偶章，大夫聯辭，奇偶適變，不勞經營。」

荀子《勸學》，亦奇偶適變。有對偶整齊者。單句有：「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。」複句若：「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；吾嘗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」「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。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。」「假輿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絕江河。」「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」「鏗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鏗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」句駢字偶，厚重典雅。

有對偶錯落者。「青，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為之，而寒於水。」以不整齊之句式，而為齊整之對偶。音節，文氣顯得錯落有致。惟唐宋以後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太平御覽》諸類書，引作「青出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生於水，而寒於水。」句式整齊，而無飛動之勢。故論者以為是駢偶盛行之後，記錄者擅改以為齊整；反而有損原文之奇氣。故劉知幾《史通》言六朝以後文字：「其為文也，大抵編字不隻，捶句皆雙，修短取均，奇偶相配。」其敝必至於「文乏異采」，使人「昏睡耳目」。

又有三排句者：「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」中間加插一句「而神明自得」，音節跌宕有致，主題清楚明白。

更有似對非對者：「螾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

心一也。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也。」意思成對，而文字不兩兩相對；文字更為疏宕，變化莫測。純粹氣盛言宜，不勞經營者也。誠如《文鏡秘府論》云：「古人後於語，先於意，因意成語，語不使意，偶對則對，偶散則散。若力為之，則見斧斤之跡。故有對不失渾成，縱散不關造作，此古手也。」

《文心雕龍·麗辭》又云：「反對為優，正對為劣。」「反對者，理殊趣合者也。」正者，二句一事，辭繁意寡，故以為劣。反者，並列異類，以見一理，語曲而豐，是故曰優。是王粲《登樓賦》「鍾儀幽而楚奏，莊舄顯而越吟」二語，幽顯相形，見賞於後。荀子早開先河矣。《勸學篇》云：「騏驥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，功在不舍。」以騏驥駑馬為對，言能至千里者，在於決心毅力，不在天賦資質。「鏗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鏗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」以朽木金石相形，言後天努力之重要。「螾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蟹八跪而二螯，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也。」蚯蚓螃蟹，天生形體，似判強弱；然成效各異者，後天能否專注也。皆以相反之事，互相映襯，而收相反相成之效，所謂「理殊趣合」者也。

文之有麗辭，本於自然，蓋非刻意為之。《文心》云：「奇偶適變，不勞經營。」此之謂也。蓋凝重多出於偶，流美多出於奇。體雖駢，必有奇以振其勢；雖散，必有偶以植其骨；儀厥錯綜，致為微妙。荀子本在立意，並非刻意為文，而妙手偶得，文章奇偶之法，錯綜之妙，兼而有之。陳柱《中國散文史》謂「荀卿之文，富有駢文化，為後世駢文家之祖。」

丙、結構

1. 篇章主題

荀子文章，構思周密。是從《論語》單言片語之總結按語，孟子之對話答問，敘述故事；莊子之寓言重言，虛構故事；發展成為有體系之單篇文章。《荀子》三十二篇，每篇均以「主題」標示該篇立意；通篇緊扣一個主題，層層推展，有理有據。各部分又互相關連，構成有機整體。如《勸學》言學為人德之門；《脩身》言順從禮文，可以端正身心；《非十二子》則綜論孔門後學之弊。題目內容，結構嚴謹，自成專題。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之篇目，徒截取首句二字，若《學而》、《為政》、《梁惠王》、《公孫丑》者，與全篇內容，並無關聯。荀子單篇立論，開後世議論文字之先河。

2. 立論駁論

荀子文章，善於立論。觀乎《勸學》一篇，以後天之學，成就完美人格，為文章立論，說明為學之重要。文章以治學態度、途徑、方法，展開論述。全篇緊扣主題，層層分析；雖旁徵博引，仍緊抱「為學」之

主題不放，可謂善於立論者。

至於駁論，孟子墨子，雖云箇中能手；惟專以駁論成篇者，似乎始於荀子。觀乎《正論》一篇，列舉十種觀點，而逐項批駁。或正面說理，或反面歸謬；或駁論據，或正邏輯。層層剖析，水到渠成。如此駁論之文，實以前諸子所未有，開後世議論一大法門。

3. 佈局安排

荀子文章，長於佈局。孟、莊之文，雖曰雄辯馳騁，汪洋捭闔。然而段落之間，各自成篇，而無關連。荀子則不然。每篇獨立成文，一氣呵成。文章主題，首尾連貫，而各段之間，層層相扣。一段之中，又分幾個層次。構思層層深入，語句層層變化，四句一排，句型每排不同，千變萬化，而姿態橫生。源出一派，縱橫奔恣，最後百川匯海，真是「君子之言，涉然而精，俯然而類，差差然而齊」（《正名》）矣。荀子之文，構思縝密，文筆周密，為諸子所罕見者。

劉向《孫卿書錄》曰：「孫卿善為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」荀子，大儒也。學行端正，文如其人，宜乎文章之正大也。誠如方孝孺《張彥輝文集序》曰：「荀卿恭敬好禮，故其文敦厚而嚴正，如大儒老師，衣冠偉然，揖讓進退，具有法度。」